

我收藏的《黑龙江日报》

□谢华



作者生活照。

每次走进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的珍档案，我总是习惯性地拉开那个标着“HLNo.1”的铁皮抽屉。目光总会落在抽屉里那个厚厚的文件夹上，这里面夹有1946年10月2日、1947年4月5日、1949年10月1日的《黑龙江日报》。

我从文件夹里拿出这几张报纸，铺开在桌上。报纸已经发黄变脆了，上面依稀有虫蛀的小孔和裂开的缝隙。那是岁月斑驳的印记，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历史。

我和《黑龙江日报》的缘分，开始得很偶然，就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旧书摊“淘宝”。

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去哈尔滨市道外区的旧书摊转悠，想找些资料编写《中国红色报刊史研究》。有一次，一个摊主看我总翻看旧报纸期刊，就说他家里还有不少存货，让我有空可以去他家里挑。

没过几天，按照约定的时间，我来到他家位于革新街的旧仓库。仓库门一开，里面堆得满满当当，全是落满灰尘的旧报纸和期刊合订本。摊主让我随便挑，价钱好说。我在里面翻了差不多一整天，挑出一些想要的。临走时，

忽然瞥见墙角有个不起眼的纸箱子。我下意识地打开箱子，里面是装订好的报纸合订本。我一本本拿出来看，当拿出最后两本厚厚的对开合订本时，我特别激动，屏住呼吸，有些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。我假装把这报纸放回原处，摊主看我有这样的动作，就随口说了个价钱。对于他来讲，卖出一本是一本，但他哪里知道，这几本合订本在我心里会掀起多大的波澜。我赶紧交易，随后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将一大摞旧报纸和一些民国版旧书运回家。

回到家里，随意翻动其中一本合订本，发现里面还夹着几张新中国成立前的《黑龙江日报》。这几张报纸拿在手里分量可不轻，它们记录着这张报纸最开始的艰难岁月。1945年9月2日，为响应党中央号召，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，延安干部团195人从延安出发，行程8000余里，历时72天，跨越北方8个省，于1945年11月15日抵达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北安，创建了革命根据地，延安精神从此在黑土地上薪火相传。1945年12月1日，在北安北岗一幢小楼里，黑龙江日报社成立。干部团成员侯野烽、章子冈、张向凌、马彦(女)，成为黑龙江省的第一代党报人，他们以笔为戎，掀开了新闻史上崭新的一页。

那时候报纸上的社论，字迹油墨厚重，讲的都是人民新生活要开始了，字里行间能感受到大家建设新东北的强烈愿望和急切心情——那是一个摸索着从混乱中走出来的崭新时代，日子虽然艰难，但民众对未来仍充满希望。

那几张《黑龙江日报》纸张很脆，小心翼翼拿在手里，折叠的地方已经裂开了口子，边角更是脆弱。我把它们平平整整地放在特制的文件夹里收藏着。可它背后的故事却如同种子，在我心田里悄然萌发。

因为《中国红色报刊史研究》这本书，需要弄清楚每份报纸的“前世今生”，

我便开始对《黑龙江日报》全面追溯。就在我要去寻访当年《黑龙江日报》创刊地时，事情有了变化。

可能是源于之前黑龙江电视台曾报道过我收藏老报刊的故事，杭州富阳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了解到我。一天中午，我的手机来了一个区号为0571的电话。接起来，对方说是杭州富阳区委宣传部的。他说，知道我这有不少老报刊，问我有没有兴趣在建党百年前夕，在他们那里建立全国首个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。他还简单提了提人才引进的待遇。

其实，建展馆，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，不想仅仅成为收藏匠，更想让这些报刊传承下去。经与家里人商量，最后下了决心：走出去！一定要让这些“宝贝”有个新的归宿。

没多久，我和爱人按照当地的人才政策，被引进到了杭州富阳。同时，我将那近四吨重的老报刊，从哈尔滨空运到了杭州。接着又用了半年时间，选址、装修、布置展览。终于在建党百年前夕，全国首个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在杭州富阳开馆了。我们打出的那句宣传语——“嘉兴有红船，富阳有红帆”，也一下子传开了。

今年是《黑龙江日报》创刊80周年，我拿出家乡这几份《黑龙江日报》，在寂静的室内凝视着。纸张上，细密的虫洞是时光的刻痕，深褐的斑驳是战火的烙印，字里行间奔涌的热望与呼喊是依旧滚烫的信念之火。它不再仅仅是一件藏品，它是穿越漫长岁月的一块基石，在我的心坎上变得异常沉重。

现在，这些报纸放在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恒温恒湿柜子里，是我们最珍贵的收藏。每次我翻看它们，摸着那又薄又脆的纸，就好像真的触碰到了那个年代的气息。

(作者系杭州市富阳区政协委员、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馆长。)



1949年10月1日的《黑龙江日报》。



1949年10月1日的《黑龙江日报》。

半世纪的歌与书

□吕占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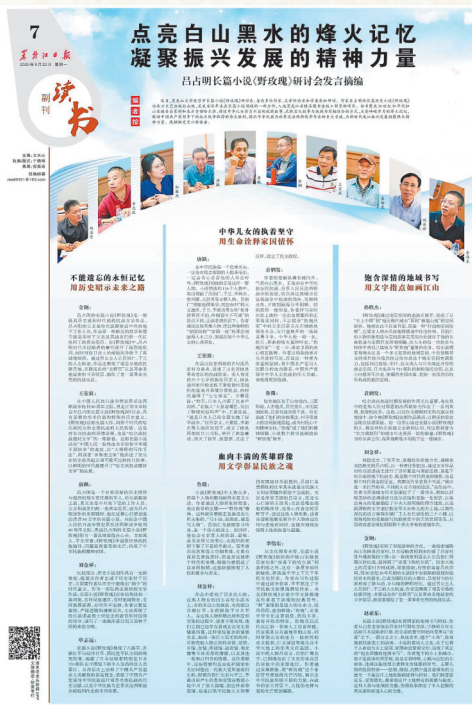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生活照。

1974年春夜，晚风还裹着残雪的凉意，父亲捧着张《黑龙江日报》跨进家门。油墨香混着他身上的寒气，在灯下散成一团暖。记得报上印着李兆麟的故事，还附带着带歌谱的《露营之歌》，报纸上的个个黑字，亮得像团团篝火。他指着歌词，慈爱的目光里裹着股沉重：“背下来。”

在此之前，我只在学校的操场上哼过这歌，调子熟稔，词却没往心里去。可那天对着报纸上的歌谱，“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”突然间有了重量：它不仅是孩童嘴里轻飘的调子，更是林海雪原里捂着篝火、是先烈忍着痛在日本人老虎凳上流下的血。父亲从没提过自己做地下党潜伏的日子，那首歌词像把钥匙，撬开了他不愿敞开的口。原来我随口哼唱里，藏着他那一代人生死交织的艰辛，藏着刀光剑影的悲凉。10岁的我盯着报纸的模样，竟成了无法隐去的画面，一笔一画刻进脑子里，再也没淡过。

列宁说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这话我后来才真正读懂，可父亲早用一张报纸，把这份信念种进我内心的深处。往后这50年，《露营之歌》的调子没断过，父亲偶尔漏出的抗争片段也没断过：比如十几岁的他因送情报被发现，蹲过日本人的大狱，九死一生；又比如战友为保护情报，被日本人捆上石头沉进了松花江。这些惊心动魄的过往，仿若给《露营之歌》添上了注脚，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萦绕。于是便有了后来的我，埋在史料里浓缩出《野玫瑰》，写抗联的热血，写地下党的沉默，写这片黑土地上不曾被忘记的人。



长篇小说《野玫瑰》研讨会发言摘编版式图。

“天鹅”展翅耀龙江

□邢海珍



作者阅读《黑龙江日报》。

今年是《黑龙江日报》创刊80周年。翻动那一叠叠刊登过我作品的报纸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人生80年，几乎就是一辈子，而这份陪伴共和国走过风雨历程的报纸，却愈发青春激昂、生机勃勃。于我而言，这片天地，无疑是滋养我文学生长的沃土。此刻，感恩之心，难以言表。

最早在《黑龙江日报》发表作品是1986年，“天鹅”副刊发了我的两首诗：《关东路》《北方，留恋着夏天》，大约70行，占了很大一块版面。那时的副刊编辑是张华老师，他对我的写作给予了极大的肯定，并把一些读者来信转给了我。

在我写作的道路上，《黑龙江日报》的“天鹅”副刊是激励我创作的加油站，是我投稿的园地。我的许多诗歌、散文、评论在省报副刊发表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的文学影响力。曾经有一位高中学生拿着刊发我作品的报纸，经过辗转打听到我的工作单位，要向我学习写作。还有的作者通过写信与我探讨写作问题，大大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。

《黑龙江日报》副刊是我多年来一直关注的对象，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，我发表了大量作品。在文学的道路上我能坚持到今天，“天鹅”副刊功不可没。“天鹅”是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党报副刊，是很多文学爱好者争相投稿的平台，尤其是黑龙江本省作者，把在“天鹅”发表作品看作高品位的文学追求。

我可以这样说，《黑龙江日报》是把文学副刊做大做强典范，既有“天鹅”的纯文学作品，又有“读书”的评论文章，还有“北国风”地域特色鲜明的纪实性散文、特写，几乎涵盖了文学的各个领域。能以报纸之力，光照文学沃土，是多么可贵的努力！对此我们充

满感激。

我们应当感谢一代代的编辑们，他们以高度的敬业精神，良好的文学素养，不断地提高副刊的质量和品位。我能够说出一些为我发表过作品的编辑名字，虽然我与他们素不相识。比如最早发表我诗歌的张华老师，他也是一位诗人。还有曾一智、冯国文、李景冰、王咏梅、杨铭、任永恒、陆少平等多位编辑老师，他们都曾发表过我的作品。

还有《生活报》的“随笔”副刊，如今我还保存一些样报，责编是李树权，后来才知道他是风雅诗坛的著名诗人桑克。曾有一段时间，他在报纸上为我发表了许多首短小的诗，如今想起来仍让我心中温暖，他的夫人杨铭老师就是“天鹅”副刊的一位优秀编辑，我的一些诗文就是她亲手编发的。

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与黑龙江省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了征文活动，我的组诗《伟大的牺牲者》荣获了一等奖，全诗在《黑龙江日报》上发表，对于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。我非常感谢这次活动，感谢《黑龙江日报》刊载我的作品，让我在这个历史节点能够表达我的心情。

从第一次在《黑龙江日报》发表作品到现在，已有40年的时间了，回首往事历历在目。一转眼，《黑龙江日报》迎来了创刊80周年。细细想来，有那么多好编辑，让《黑龙江日报》的文学副刊成为了时代的风景，就像松嫩平原的天地一样开阔、辽远。我的文学沃土之上，有“天鹅”展开翅膀奋力翱翔。祝愿《黑龙江日报》80周岁生日快乐，也祝愿“天鹅”“读书”“北国风”青春常在，永远年轻！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原绥化学院教授。)



作者刊发诗歌的版式图。